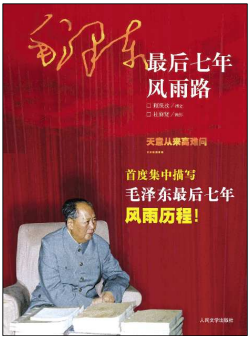


21

林彪的奇怪之举



《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 顾保孜 撰文
杜修贤 摄影

本书客观描绘了毛泽东最后七年的风雨历程,再现了1970年到1976年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和国事风云,讲述了林彪事件前后我国内政外交重大事件的起因、发展与结局,也曲折反映了毛泽东个人晚年的思想轨迹。

警卫员一溜小跑到周总理跟前,一阵耳语。周总理的浓眉疙瘩打得更紧,神色非同寻常严峻。杜修贤一见,心里暗叫不好!连忙跑去问警卫员:“林副主席哪儿去了?”

“早就回家了!”

杜修贤倒吸一口冷气:“他为什么先走?为什么不给主席和总理讲一声?”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杜修贤背脊上直冒冷汗。

拍摄电影、电视的记者还在茫然地四下里张望,等林彪来了好开机拍摄。这可糟了!他们手里还空空的,明天晚上电影电视不就都砸了吗?杜修贤又想起他的相机里那张毫无把握的照片,心里更加地着急。电影、电视、报纸……唉!从未有过的窝囊,窝囊透了!

杜修贤茫然地回到主桌旁,毛泽东望着绚丽多彩的夜空,微微张着嘴,露出亲切的带着童趣的笑容。他似乎忘记了烦恼,愉快地沉浸在变幻的色泽、跳跃的遐想中。

闪烁的光束投在空落的椅子

上,那样地刺目!

毛泽东对林彪的不辞而别,表现出毫无介意的大度。

“身体不好,先回去了。”西哈努克向董必武询问,一听,也就释然了。

这是对林彪突然离去最好的解释。否则人们无法理解林彪的奇怪之举。

当时城楼上还有报社的文字记者,他们听到林彪回去了,不再来城楼的消息,个个面面相觑,茫然不知所措,叽叽喳喳议论个不停……一切还没有开始,就这样结束了?

杜修贤不由看看手里的相机:这里面装着毛泽东和林彪今晚唯一同桌的照片,或许能填补这个惊诧的空位,从而挽救今天晚上这离奇事情给老百姓“意识空间”带来的不良影响。

礼花仍在不断“噌噌”地往天上蹿,漆黑的天幕犹如坚硬无比的钢板,一撞上去,礼花就粉身碎骨,飞散着自己多姿多色的肢体。夜色多么华丽!

毛泽东忘情地瞅着一个又一个轰然炸开的巨大“花朵”……

周恩来却显得烦躁不安,不时地望望那空着的位置……

这张唯一的合影象征着毛泽东与林彪“正副统帅”时代的结束。从此以后,毛泽东再也没有登上天安门城楼。

林彪从城楼上不辞而别后,有一个多月没有公开露面。

他再度出现在杜修贤镜头里已是6月中旬,天气已渐渐进入夏季,罗马尼亚的客人来到中国,那时毛泽东会见外宾不一定都是在游泳池,有时他也常把接见地点安排在人民大会堂。

这次接见罗马尼亚的客人是在人民大会堂的118号湖南厅。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抵达房间不久,罗马尼亚的客人也到了。

杜修贤忙着拍摄宾主握手的镜头,待宾主落座后,又赶快拍摄会谈的场景。见会谈已进入正常轨道,他就退到门外的大厅里等待结束时再进去拍摄。

杜修贤刚转了一圈,找了个新华社的记者,托他把先拍的胶卷送回社里冲洗。回到大厅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林

彪坐在大厅的西北角,坐在一张椅子而不是旁边的沙发上。杜修贤还以为会谈结束了,可再一看,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的警卫员都还在大厅里,他们也和杜修贤一样,愣愣地瞅着莫名其妙的林彪。

正是夏天,大家光着头还热得嗤嗤直冒汗,林彪却萎缩成一团,帽檐压得低低的,最叫人惊骇的是他那张没有一丝血色的脸。当时杜修贤还以为他生了什么急病,可见他的警卫员也和别人一样在旁边张望,并没有送他们的首长上医院的意思。

其实,林彪此时正遭受着吗啡瘾的折磨,谁也救不了他。他的警卫员们清楚他的“病情”,所以在一边并不着急,等待着首长熬过痛苦的时刻。

杜修贤看看表估计会谈时间差不多了,赶紧回到118房间。毛泽东旁边的沙发空着,和“五一”晚上那个情景几乎是同出一辙。而毛泽东泰然处之,正兴致勃勃地舞动着手臂同客人热烈地交谈。

房间里不断传来他朗朗的笑声。

周恩来平静地微笑着,时时插上一两句话。

康生活不多,镜片后面的目光很深,不容易看清……

财富会“藏污纳垢”

8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每天又有多少洗衣水,刷锅水,洗碗水,拖地水负载,包容着因我们的生存活动所造成的种种污垢,经由污水管和下水道匆匆排入地下的阴沟。

造纸厂、染织厂、橡胶厂、化工厂更是每日每时每刻都在源源不断地向江河湖泊中倾泻着大量经过处理或未经处理的污水。

即便我们儿时堆起的一个个雪人身上,也常常黏附着许多尘垢和草屑……

于是,水的原本清澈的面目似乎有所改变了。

女人和男人的结合或多或少改变了女人和男人的心理与生理;

财富和人的结合也或多或少改变了财富自身的性质和人的面貌,然而这种改变主要还是来自水的一种无所不在的包容性(凝为雪霜时,则体现为黏着性)和负载性。因为这种包容性和负载性,水不仅可以托起诺亚方舟,负载起万吨巨轮,同时,还可以藏纳起世间一切被我们视为污垢甚至有毒的物质。

我们在财富的河道里也常常可以看到这种景象。

尽管主流的河道里流淌着的基本上还是“净水”——或曰“净财”和“善财”,它们因蕴含和负载了人类的诸多美德和善行而愈显清澈、透明和甘甜,但伴随着人类

精神家园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财富湖泊和河道里正大量涌入“污水”甚至是“毒水”。

何谓污水?

浮财、横财是也。遗产继承、亲友馈赠等不劳而获的财富大致可以归为这一类。对于继承者而言,这种财富因为来得太容易,往往不懂得珍惜,故常常会培养起继承者——我们俗称之为“富二代”或“富三代”——好逸恶劳、挥霍浪费的恶习,终于是“来得快,去得也快。”

何谓毒水?

黑钱、脏款是也。其来源不外乎赌博、走私、逃税、坑蒙拐骗、贪污、盗窃、抢劫、贩毒等。受其毒害,持有人即便能逃得过东窗事发,铁窗囚困的厄运,一俟毒性发作,也难免会时常惊恐不安,噩梦连连,以致精神崩溃,最后是“死罪能逃,活罪难受”。

“污水”和“毒水”倘若汇聚到一处,通常也会将水中的微生物虐杀殆尽,并导致水的自我净化功能逐步丧失,最终变成一潭“死水”。而我们知道,“流水不腐,户枢不

蠹”。既为“死水”,很快便会成为“腐水”,继之则一定成为大批既饮“动物血”,也喝“人血”的“蚊虫”的繁殖地,培养出纨绔、地痞、强梁、恶霸等社会毒瘤,并持久地散发出恶臭之气。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财富之水的“藏污纳垢”与自然之水的藏污纳垢毕竟还是有区别的。自然之水所裹挟的污垢主要是物质之污垢,而财富之水里所负载的却是人性之污,所藏纳的却是人性之垢。

我有一段时间曾小住于美国旧金山东北部的“日去梦得”湾区,那海湾的景色很美,碧水蓝天,清风朝阳。我每天常常要沿着海边晨跑一个小时候左右,有时就碰上了落潮,亲见海水悄然退去,留下一片目不忍睹的黑泥和一摊摊的油污。虽然勉强还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绿色海菜和贝类附着在石块上,但拾起来闻一闻,早没了清新的海腥气,而代之以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刺鼻的怪味。

这总让我联想起我曾经工作过的赌场,发过牌的牌桌。

那一片“波光潋滟”的“财富之泽”中的财富之“水”,尽管看上去

“晶莹剔透,流光溢彩”,其实也是很污浊的,那“水”面不仅漂浮着赌徒的“愚昧”和“疯狂”,那水底还深藏着老板的“贪婪”和高利贷者的“冷酷”,以及许多我们平时经常视若无睹的人性污垢。

于是不免想,倘若有一天我们走在马路上,有外星人飞掠过我们身边,是否也会从我们身上闻到一股刺鼻的铜臭和怪味呢?

财富如水的性质大约可以有以上七种,它们会流动,会蒸发,会冻结,会“滚雪球”,会“以柔克刚”会往低处走,会“藏污纳垢”……然而这七种性质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着的,它们不仅互相影响,互相牵连,甚至还互为因果。例如,财富“蒸发”和“滚雪球”时其实也是在流动,“冻结”时也在不停地“蒸发”;“冻结”是“蒸发”的因,“蒸发”是“冻结”的果,“冻结”是“蒸发”的果,“蒸发”也是“冻结”的因……而财富以“至柔”的面目出现,终于“滴水穿石”,“柔弱胜刚强”,得以摧毁、击垮和粉碎人类貌似坚强的意志,这与水的包容性、黏着性、负载性,容易藏人性的污,纳人性的垢的性质也是断然分不开的。



《财富如水》

◆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作者: 卢新华

《财富如水》一书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引领者,“伤痕文学”运动的创始人,著名作家卢新华先生最新力作。作者站在东西方哲学和历史的高度,以赌场生活作为切入点,细心审视、考察、分析和研究了财富所具备的水一般的特征和性质。

5

气与不气的标准在于护士漂亮不漂亮



《心术》

◆出版社: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 六六

《心术》以上海某知名医院的脑外科医生郑艾平的第一人称视角切入,刻画了一群努力成为好医生,而又不愿不面临社会现实考验的年轻医生形象。揭示出在当代中国医患关系中,无论是患者还是医生,都不能简单地用白纸黑字来定义。

我第一次见小蕾是在急诊间,那时她刚上班不久。过了冬夜之后,夜里打架斗殴喝酒闹事车祸的发生几率就开始增大。每每急救车到,尤其是昏迷患者,都是神经外科、骨科、普外、心肺联合会诊,在确定谁家的责任最重之后,将病人倒手。但因为我院我们科最大,所以急诊病人一到,护士在搞不清楚状况的情况下就会先广播呼唤我们科。

那天我当班,小蕾紧急呼叫我,我奔过去一看,只不过是把手腕割伤的病人,伸手在脸上抹了一把,与脑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正要冲那个大口罩发火,却见她摘下口罩一脸白痴样地说:“我看他满脸都是血啊!怕他脑子坏了啊!”搁平常我大约会回一句:“你脑子坏掉了!”那天我竟然一句话都说不出,套用二师兄的话:见过漂亮的护士,没见过那么漂亮的小护士!真的很像A片里的制服女主角!

我于是说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男人们都会说的言不由衷的话:

“你真是有个爱心的好护士!”见色忘气,俺羞愧地掩面而走。

气与不气的标准在于护士漂亮不漂亮。俺不算最好色的。俺二师兄昨天做大手术,要求护士递个正向刮匙来,美小护同学找半天连递三个反向的,且大言不惭地说没看见有正的。结果……俺师兄现场拿个止血钳给扭了一个。

我咔咔咔……

小蕾同学作为刚入行的小护士,还是比较单纯的,落了个脾气好涵养好的口碑。希望她五年之后依旧保持这样的姿色与笑容。

五年以上的护士,俺是没见过有笑脸的。不怨她们,我要是被长年累月颠三倒四的作息折磨,加上病人的呻吟、家属的呼唤,超负荷的体力,不时被责骂且低薪无假,我也不会开笑脸的。

我们把护士们称为苹果。一年来都是十六七岁花一样的红苹果,脸色红扑扑,水灵灵;熬了一年的夜班以后就变成青苹果,黑眼圈,面色发青;第三年就是黄苹果,一片蜡黄还长着斑;从第四年开始,就是不能看

的烂苹果了。

小蕾家境其实很好,父母是政府公务员,爸爸还是建材局局长。爹妈都反对她做护士,她自己非要干。我曾问她为什么,她说她喜欢“白衣天使”这个称号,感觉与她的美丽相配。

小蕾一点不挑剔。对于我这样一个没钱没房没地位的小医生,她从不抱怨,既不拉我逛街也不要求我陪她看电影,俩人惟一的娱乐就是躲在我租来的15平米的小屋里看书。

两个人难得约会,我是迟到大王。说好六点见面,突然就会去一个电话告诉她得七点半了。她也不急不恼地逛遍周围小店。我想这也是医生配护士的主要原因,只有她们可以FULLY UNDERSTAND。

想起小蕾的另一个笑话。一个脑干出血的病人急诊。瞳孔一大一小,提示脑疝。非常危急,总住院遂带领大家紧急抢救,让小蕾观察瞳孔情况。

抢救进行中。问:瞳孔?答:一边大一边小。继续抢救。

问:瞳孔?答:一边大一边小。继续抢救。问:瞳孔?答:还是一边大一边小。继续抢救。忽听她说:一般儿大了!集体长出一口气,却听她继续说:……都大了!于是全体医护人员丢盔卸甲,哄堂大笑,总住院跟家属汇报情况的时候一个没憋住,又笑了出来,被死者家属投诉。

这就是我的小女人。

二师兄曾经说过,深夜你下了手术台一开门,有个女护士给你捧来一碗热腾腾的方便面就能把你给彻底感动。他就是这样被他的前女友泡到的。后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和我一样,经常半夜里被他的妞电话叫起来给她送外卖。要指望护士照顾医生,那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我未来的生活。

3月7日

今天小蕾差点被打。

上周五我抢救的一个酒驾超速患者,被送到医院的时候脑干严重损伤,腿都僵硬了,尿频,连下丘脑都伤到,基本属于九死一生的主。通知家属做好心理准备的时候,家属哭成一团。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从鬼门关拉回了一寸,现在还在生死线上徘徊。